

论方言特征词的特征*

——以闽方言为例

李如龙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lirulongchina@gmail.com)

提要 本文以闽方言为例,阐述了方言特征词的基本特征、频度特征、结构特征、语义特征、语法特征和用字特征等本体特征。

关键词 特征词 本体特征 闽方言

方言特征词是从方言区片的比较研究中提取出来的、对内一致、对外排他的有特征意义的方言词,其特征意义主要是体现方言区片之间的异同,这是一种相对的特征。这些词在方言的词汇系统中是些什么样的词,它们又有什么样的本体特征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逐点地做详尽调查,而后从海量语料中做比较和筛选;即使已经有了多点的词汇材料也很难完全对齐;如果先做个别点的抽样调查,也必须在大量的词汇材料中预选可能成为特征词的条目,再做面上的调查和比较。这其中的筛选和预选靠的就是对词汇本体特征的理解。

特征词理论已经提出十几年了,由于材料不足、工程太大,也由于对特征词的本体特征理解不够,有些想做特征词研究的学者觉得无从下手,因而相关的研究成果还不太多。本文试以研究得较多的闽方言特征词为例,对特征词的本体特征做一番初步的分析。

壹 特征词的基本特征

好,闽语都说好,那是古今南北的汉语的通用词;坏,闽东福州说“呆” ηai ,闽南厦门说“否” $p'ai$,闽北建瓯说“狩” $laiŋ$,潮州说“唔好” $mō$,都是各个闽语区的特征词。

骹,指脚,又是脚和腿的合称,是闽语的重要特征词;脚,在闽南话也单说 $kio?$,指“脚夫”或“脚色”,也是方言词。方言词是提取特征词的基础,但不一定都是特征词,“脚”因为不太常用,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也不强,不必选为闽南话的特征词。

闽方言的“恁”,通行于闽台沿海和闽北,福州、厦门音 $ti?$,闽北音 $ʔe$,相当于普通话“要”的一个义项“希望得到”,是方言与普通话的“不对应词”,很常用,组合力也强,是闽台闽语的特征词。《集韵》直质切,引《尔雅》:“获也”,可能是其本字。这种“不对应词”,不论是否已经考出了本字,都是很重要的特征词。闽南话的“有影 $u?$ $ʔiā$ 、无影 bo $ʔiā$ ”表示对事态的有无的确认,相当于普通话的“有这回事儿”、“没这回事儿”,福州话说的“有影 $u?$ $ʔiang$ 、毛影 mo $ʔiang$ ”指“服用的药物有效和无效”,都是这类不对应词。

方言词汇中往往有些“有音无字”的单音词,如果是常用的,又是“内同外异”的,不论是古语的保存而未经考定的,或是古代民族语言的“底层”,或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方言的创新,都应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13BYY051 的研究成果之一。

该是重要的特征词。例如闽东的“乜东西”noŋ², 闽东、闽南的“蠢傻”ŋong², “找”闽北说捞 lau、闽南说 ts'e², “交合”福州说 sa²、莆田说 ɬau、雷州说 pue², 就是此类特征词。

方言中的合音词把双音词压缩为单音词, 常用, 组合力强, 也可以成为特征词。例如闽方言的“媿不会, 不能、媿别”。其他方言中也有这类特征词, 例如“甬、别、舜、咋、媿”。

有些字在方言里读为白读音, 虽然地方上另造了俗字, 并非方言词, 不能遴选为特征词。例如福州话“树”读为 ts'iu², 写为“榭”; 客家话的“我”读为 ŋai, 写为“偈”, 都是白读音。有人把读音特殊的常用词也视为特征词, 把语音差异视为词汇差异, 怕是不合适的。

借用同义字用作训读音, 从语言的角度说并非词, 因而不宜录为特征词。例如海南闽语, 单音节词“书”训读为“册”se, 但“字”借用了“书”的音 tu, “字号、字纸、字帖”中的“字”, 本地人还是理解为“字”; “书案、书册、书包”也读 tu, 理解的却是“书”。

现代方言还有不少从普通话转借的通用词, 虽然读的是方言音, 也很常用, 因为没有词汇差异, 并非方言词, 也不能列为特征词。例如“巴结”, 闽南漳浦话原指“小儿可爱”, 台湾闽南话可指“小儿坚强不示弱”, 都是方言词, 但因并不常用, 不宜录为特征词, 后来也引进了通语的“巴结”表示“奉迎拍马”, 应该说还是通用词。

现代方言越来越抵挡不了共同语的垂直影响, 哪些通用词进入哪些方言, 固然也有一些差异, 对于方言自身所固有的特征词来说, 只能是次要的。应该说, “方言特征词”的概念首先要坚持它必须具备“方言”的性质。

贰 特征词应是常用基本词, 而不是一般词、生僻词或语素

提取特征词时, 应当先取常用的基本词。基本词表达的都是重要概念, 不但使用频度高, 语义稳定, 义域也较广; 一般词则义域较窄, 使用度不高, 作为特征词就分量不足。例如闽东方言, 人和动物瘦都说“衰”, 肉瘦则说“瘠”, 前者义域广, 是基本词, 后者义域窄, 是一般词; 闽南话人、动物、田地都说“瘠”, 则应列为特征词。又如闽南话的“悬”, 义域广, 泛指一切高, 是特征词, “躃”单指人的个子高, 只是一般词。

闽语“翼翅膀 | 爪鸟 | 卵蛋 | 饕味淡”, 闽东“犬狗 | 墀路”, 闽南“芳香 | 糜粥”, 都是词义单纯、义域广的基本词, 应该认定为特征词; 而像“蟹梭子蟹 | 鲑腌制的鱼 | 健鸡健: 未下蛋的小母鸡”等等, 虽然都有古时韵书的反切和义注可作本字论证, 对说明闽语和不同时代的古汉语的关系是极好的材料, 但毕竟不是基本词, 并不常用, 义域也较窄, 有的还是生僻词, 不宜认定为特征词, 如下列各词: 茹杂乱, 昏乱 du, “人诸切, 草根相牵引貌”; 巡漫步 an, “俞伦切, 行也”; 捐题捐: 募捐 jian, “余专切, 《说文》弃也”; 汰汰沙: 米中淘沙 tua, “唐何切, 浙也”; 椴木枷 ke, “何加切, 囚械也”; 盪洗涤, 潮 tɕ², “大浪切, 涤器”; 覓躲藏 bi², “莫结切, 不相见貌”; 断接生时断脐 tɕ, “都管切, 断绝”; 竭资源匮乏 kiat, “渠列切, 尽也”。

这类不单说的语素中, 有些在区片之内有一定的通行度和常用度, 在古汉语还能找到准确的根据, 是反映方言史的重要事实; 但因历史上几经变迁, 在现代口语中已经不单说, 作为特征词, 有点“不够资格”。例如“夥”, 《广韵》胡火切, “楚人云多也”。今福州话问“几多”说“若夥 nuo, uai²”, 闽南话“为数不多”说“无夥 bo ua²”, 其中的“夥”都有“多”义。《史记》曾记录陈胜的老乡去拜访“大王”时说: “夥颐, 涉之为王沉沉者!”, 就是见到陈胜盛大繁多的排场而发出的赞叹。其中的“夥”就有“盛大”之意; “沉沉”在闽南话也用为语素: “大沉有劲 tua² tiam”, 相当于广州话的“够威够力”; “沉实内容丰厚、打造坚实 tiam tsat”, 秦末楚人的口语竟然能找到今日闽语的例证, 实在有几分稀奇, 但是把它提拔成特征词还是不合适。类似这样的存古语

素,在闽语中还有:“菅”,古颜切,《集韵》:“《说文》,茅也”,今福州、厦门都称芦苇为“菅蕻”或“菅芒”;“贿”《广韵》呼罪切,“财也”,今福州、漳州都称家产、家财为“家贿”;“普”《广韵》滂古切,“博也,大业,遍也”,今福州、厦门说“普普”,都表示“大概、大略”的意思,显然是“普”的引申。这些都是研究方言词汇史的好材料,但都不宜认定为特征词。

方言特征词主要是共时比较的概念,即不同方言区片之间的共时差异。诚然,方言的共时差异往往是通语和方言历史演变的投影,但这只是对方言特征词的共时表现所作的历时解释,是一种伴随性特征。从共时的观点出发,提取方言特征词应该坚持“常用基本词”的要求。

叁 特征词的结构特征

汉语的词汇系统是以单音词为核心、以双音词为基础的,由核心词、基本词以及他们生成的一般词、行业词所构成的同心圆。核心词(有人称为根词)就是有构词能力、能生成多音词语的基本词。这些核心词因为是基本词,因而构词能力强;又因为生成词语多而提高了常用度,所以应该是抽取特征词的首选。

已为学者认同的闽语特征词许多都是单音的核心词。例如上文提到的“骹”,本义指脚和腿,通行于各地闽语,构成了大量多音方言词:骹骨腿、腿骨、骹皮、骹趾、骹步、骹布裹脚布、骹爪、骹川屁股、骹手手脚、人手、骹目踝骨、骹底、骹肚小腿肚、骹腿、骹球足球,骹弯、骹腹头膝盖;还用作方位词:山骹、桌骹、骹兜地上、顶骹上面、下骹下面等等。《汉语方言大词典》骹字头收了167条,加上异体字“跣”字头64个,共有231条,还不包括用作后字的“缠骹、缚骹缠小脚、瘸骹、敬骹文明脚、灶骹厨房、塗骹地板、地上、树骹树下、桌骹桌子的腿”等等。许多人体部位的名称,如“喙、目、面、鼻、腹”等都是很有构词能力的单音核心词,也是闽语的特征词。

依人、团儿、厝房屋、鼎铁锅、塗泥土、粟稻谷、箬叶子、箬筷子、薰烟、焮灰、饮米汤、炊蒸、曝晒、缚捆绑、着对、赚错、坵边缘、溲水滴、焦枯干等等,都是通行于多数闽语区片的特征词。

如上所述,“骹、依、厝、鼎、塗、粟”等列为特征词,“骹骨、骹皮,大依、依团,厝盖、厝主,大鼎、鼎盖,塗墙、粟种”等等合成词乃至更长的词组就不必再列为特征词了。

可见,抽取特征词应该多选单音的基本词,多音词除非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又是很常用的,可以个别地收些。例如福州话的八传知晓,闽南话的查某女人,莆仙话的物乜东西,闽南的“物”和闽东的“乜”的“合璧词”,汝辈你们,闽北话的团子孩子,“团”闽语,“子”,客家话,阿娘女人。

强调提取特征词应该首选单音的核心词,是从方言特征词的共时性质和共时结构出发的考虑。单音核心词是词汇系统的“纲”,纲举目张、目织成网,离开了纲,难免不得要领。

肆 特征词的语义特征

从语义的角度看,方言词之所以提高使用频度、成为常用词、基本词,和这些词的语义泛化、语义分化、语义延伸和不同历史层次词义的叠加都有很深的联系。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所谓语义泛化就是方言词扩大了义域,所指称的事物、所表达的概念多样了,在语法结构上往往表现为词性的兼类。例如,“鼻”在闽台两岸的闽语普遍都泛化表示名词“鼻子、鼻涕”和动词“闻、嗅”(在闽南,三者同音 p'i'或 p'i';在闽东,用作名词读 p'ei',用作动词读 pei')。“箬”,《说文》:“楚谓竹皮曰箬”。《广韵》而灼切,“竹箬”,可见在古汉语指的是竹叶。到了闽方言,无论是闽、台、粤、琼,各地闽语都用来泛指一切植物的叶子,如说“竹箬、粽箬、菜箬、茶箬、芋箬、树箬”。福州话说“箬箬”nuo?, nuo?,建瓯话说“箬子”都表示“叶子”,闽南话则说单音词 hio?。从读音说,都合于药韵、日母(闽东、闽北读 n-,闽中为 ŋ-,闽南为 h-)。“箬”是闽语从古楚语继承并将词义扩大的特征词,这是可以确认的。

有时,同一个方言区片,古时候一个常用词在不同地方可以分化为不同的方言词。如“晡”,《广韵》博孤切,“申时”,原指“傍晚”。各地闽语大多可以用作量词,但所指的时间段不同:闽东可指“半晡”午后 puəŋ³ ɿmuo³,也可指“冥晡”夜晚 ɿmaŋ³ ɿmuo³;闽南话的“暗晡”am³ ɿpɔ³,在泉州指下午,在厦门指傍晚,在漳州兼指下午和傍晚;海口“昨晡”ta² ɿɔu³指的是“昨天”。

莆田地区善于用软木片编制蒸笼,成为本地的特产行业,“炊”ɿs'ue除了用作动词“蒸”,还用作名词“蒸笼”,这是词性兼类的延伸。各地闽语的“趁”都兼指“挣钱”和“赚钱”,《广韵》丑刃切,“趁逐”,“趁钱、趁食谋生”是各地闽语的常用词。闽南话 t'an³,还延伸为“驱赶”(如说“趁鸡”)或“赶赴”(如“趁墟”);建瓯话则延伸为“私通”(趁人偷汉子 t'eŋ³ neŋ³),这是语义的多向引申。

汉语的方言大多经历过千年的演变,从古代汉语继承下来的基本词,往往积累了不同历史时代的词义,成为多义词。例如“着”,福州话 tuo²,用作动词“对、燃烧、中”的讲“着了,火着了,拍着了”,也用作动词兼介词的“在”(着厝咧在家里,着外兜食饭在外边吃饭),这是同音异义的多义词;泉州话的“下”,音 ɿe是方位词(下面),音 ɿhe是动词(下愿许愿,下毒手),音 ɿk'e或 k'e²是动词“放置”(下桌顶),音 e²是量词(拍一下),这是异读别义的多义词。

词汇是语言的意义单位,词汇系统是语义系统构成的,考察特征词必须注意语义的分析,基本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必定拓宽义域、扩展义项,从而提高语用能力和使用频度,常用的核心词往往是义域宽泛的多义词,因而也是方言特征词的首选。

伍 特征词的语法特征

方言特征词是核心词、基本词,还常是多义词,构成词语能力较强。例如,打和拍,“打”是通语和北方话的核心词、特征词,《现代汉语词典》列了24个义项,构成词语214条,“拍”则只有7个义项,构成词语17条。而在厦门话,“打”除了用作量词表示“12个”之外,只有“承包、委托办理”的义项;“拍”带头的词语,《闽南话漳腔词典》收了104条,如“拍依打人、拍铁、拍死、拍破、拍空打洞、拍唔见丢了、拍风打气、拍损浪费、拍环打圈、拍战打仗、拍搨打拚、拍喙鼓聊天”;《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收了400多条,《汉语方言大辞典》收了370条,大多是各地闽方言的说法。

汉语的各类封闭性词类大多兼有不同的词性,其中的虚词,则多兼用为实词,这些词中如有方言特征词,也就是兼类和多义的常用词,组成短语和句子的频度也很高。例如闽语的指代词“只这、许那、底哪”,方位词“悬顶上面、下底下面、中央当中”就都是组合力很强的特征词。福州话“只”可以说“只隻这个 tsi zie², | 只只这边 tsi ɿeŋ | 只好这么好 tsi ho³”。和普通话一样,介词和动词兼用,福州话“乞”k'oy²,可以说“乞伊给他”,也可以说“乞伊搨去被他抓走”。厦门话“共”kaŋ²可以用作连词,说“唔知好共歹不知好歹”,也可以用作介词说“共伊赶出去把他赶走”。除此以外,常用的特征词中,名动形之间互相兼类的也很多。例如厦门话“数”siau³兼用为动词“计算”和名词“账目”,“批”p'ue兼用做动词“批准、击打”和名词“信件”。福州话“过”,音 kuai用作形容词,表示“瓜果过时”;音 ɿua是动词“经过停脚”,合于《广韵》古禾切,“过所也”;音 guo³用为动词(行过去)和表示体态的助词(食过了)。在沿海的闽语,“团”不但是表示“儿子、孩子”的常用词,还广泛地用作名词、形容词、数量词的后缀(椅仔、山仔、猪仔团、慢慢仔、一下仔),并在习惯上用“团”和“仔”来区分这两个实义和虚义有别的语素。不论作为实词或虚词,都是各地闽语的最重要的特征词。

即使不兼类,有些特征词也因为多义项,构成了大量的常用词,例如福州话“平”paŋ³,可表示“路平”,也表示“东西便宜、朋友间和谐相处”;“平直”paŋ li²,指“直爽、和善”;“平正”paŋ

zian 表示“质量差”；“媸平”表示“不和”；“平平大”则是“一样大小”。又如，厦门话的“着”读为 toʔ₂，义为“燃烧”；音 tioʔ₂，表示“正确、中的”，“着去”义为“应该去”；读为轻声的“拍 tioʔ”是“打中了”；读为文读音 tiok₂，“有着”是有趣，“无着”是“没意思”。至于这类特征词组成的常用词，在句中的组合就更加多样了。

汉语的构词法和造句法是一脉相承的，词汇系统是用语法关系编织起来的。构词能力、造句能力是核心词、基本词的内在的潜力，也是它们能够高频使用的基本原因，因而也应该是提取方言特征词的重要依据。

陆 方言特征词的用字特征

从已经找出来的方言特征词看，各方言普遍通行的常用字不太多，因为古今南北都很常用的字多已被通语所用，例如一二三，大中小，来去，多少，红白青蓝，厚薄轻重，天地山水，风云雨露，花草树木，牛羊鸡鸭，皮毛肉血，等等。相对而言，方言特征词，尤其是其中的单音词，倒是用了不少生僻字，包括从古代汉语直接传承下来的古字，方言音义发生变异或创新的僻字，借用原住民语言的底层词或外来语而造的俗字。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闽语形成较早，中古以后分布于东南沿海，人们向海洋进发，少与中原故地往来，保留了不少古词语。除了上文所列举的“鼎、骹、厝、箸、粟、曝、哺、箸、卵、饮、伊”还有：喙嘴、秫糯米、沃浇灌、园隐藏、搵沾湿、褪脱、拄顶住、埔平地、晏迟、晚、腹肚子、倩雇佣、枋厚木板、杪枝条细、汝你。各地方言特征词都有古语词，只是数量不同。只要考订正确，能够说明方言与古代通语或古方言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特征词。许多学者提取方言特征词从“考本字”开始，是有道理的。

俗字之中，像“囧”是唐宋时期就造出来的方言字；“冇”是后起的俗字，湘粤语用来表示“没有”，闽语用来表示“空虚”（本字可能是“泛”，福州音 p'aŋ³，厦门音 p'a³）；在闽语，“墩”用来标记“边沿”，“劊”用来表示“宰杀”，“硿”用来表示“瓷器”。在闽南话，焠 ts'ua²用来表示“带引”，“杗”k'it₂用来表示“木桩”（本字是“樅”），“啉”lim₂用来表示“喝”。在潮州话，“咀”tā²用来表示“说”。“睏”在许多方言用来表示“睡”（粤语区写作“瞓”）。

俗字是为方言词而造的，而且这些方言词还是在区片之内普遍通行的、也是常用的，因而在民间通行和定型。经过音义的论证，俗字所记录的方言词常常是重要的特征词。

此外，闽语和其他方言都还有不少“有音无字”的特征词，或写成同音字，或用“口”来代替。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考核方言特征词，对所确认的特征词的用字，最好做到分类明确。不论是古本字、同音字、俗字或是训读字，都应该加注必要的记号，以便读者和后人理解和核对。

以上所讨论的各点，强调方言特征词必须是方言词，这是特征词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特征；强调特征词必须是常用的核心词、基本词，这是特征词的频度特征；指出方言特征词往往是多义项的单音词，并且可以组成许多多音词，这是特征词的结构特征；说明特征词在词义上的泛化、分化或引申、转移，这是特征词的语义特征；至于特征词的组合能力、构句能力强，则是它的语法特征；而特征词中常见的的古字、俗字和有音无字，是它的用字特征。

从闽方言所认定的特征词中归纳出来的这些特征，可以作为考察方言特征词的词汇本体特征的参考，也可以作为选择、选取方言特征词的提示。在闽语分布的地方，还有一些区片需要进一步深入比较研究，提取各自的特征词。例如闽北、闽中、台湾闽南话、粤东、雷琼以及各省的闽方言岛、海外闽南话。闽语特征词的研究已经有良好的基础，进一步的研究必将为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李如龙[主编] 2001 《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 2001 《福建县市方言志 12 种》,(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黄典诚、李如龙[主编] 1998 《福建省志·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李 荣[主编]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
陈正统[主编] 2007 《闽南话漳腔辞典》,(北京)中华书局
董忠司[主编] 2001 《台湾闽南语辞典》,(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曹 焯 2003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On the Features of Feature words in Chinese Dialects: Based on the Data of Min Dialects

LI Rul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Min dialects, the thesis summarizes the on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eature words in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frequentness characteristic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s and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feature word, on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Min dialects

“2014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在商务印书馆召开

2014 年 1 月 18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语言大学、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2014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在商务印书馆礼堂召开,此次沙龙的议题为“双语双言问题与当代中国”。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广州大学等单位的 50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沙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出席会议并致辞。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校长崔希亮,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程工,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院长赵蓉晖先后做了题为《双言双语生活与双言双语人》《关于语言教育的若干思考》《周边语言与国家安全》《中外双语之路:政策与现实》的主题发言。苏金智、石锋、李红印、李泉、朱小健、张维佳、周庆生、汪磊、魏晖、李兵、姚小平、周荐、陆俭明等学者分别从国防安全、民族团结、社会发展、方言的应用价值及保护、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等方面阐述了双语双言建设之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并就我国语言政策规划、双语双言人才培养等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刘丹青所长做总结性发言。他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强调双语双言问题对国家安全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开放战略的重要意义,呼吁语言学者关注语言生活,关注文化生态。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2006 年始办,已成功举办了九届,在语言学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度语言学出版基金评选揭晓

2014 年 1 月 24 日,商务印书馆举行 2013 年度语言学出版基金评议会。经评议委员会专家评议并投票,董建交《近代官话音韵演变研究》入选基金资助项目。

该基金设立于 2002 年,由商务印书馆斥资 100 万元,用于资助国内语言学著作的出版。每年年底评选一次,今年为第 12 届。凡获基金资助的著作,均列入商务印书馆“中国语言学文库”出版。